保护美丽古村的灵魂

张稚丹文/图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作家冯骥才说：“中国最大的文物是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春节，而最大的文物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体就是传统古村落。”如今，古村落保护进入第二阶段——

很久以前，乡村的风貌就已改变。

过去的村庄，多掩映在树木浓荫的庇护中，整个村落向内环抱自成一体。如今驱驰在田野，看到最多的就是正对大路的方正混凝土楼房，大门往往为不锈钢卷帘车库门所替代，开放、直白、功利，没有任何含蓄的闲情逸致。只有在偏僻的地方，我们才能看到传统村落的样貌，如同我们父辈、祖辈居住时的模样。

中国的自然村落在飞速减少。今年11月，在福建连城召开的中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杨透露，最近10年间，90万个传统自然村落消失了。同时消失的，是两三千个古村落，还有由特定亲缘、地缘、宗族等构成的社会连接纽带及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数人的故乡之念失去依附。

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新文化的嫩芽，离不开那些虽已衰老但仍然蕴含生机的老根——乡村。文官告老还乡，武官解甲归田，古村落是文明逆城市化回流的成果。城镇化不可避免，那么，将那些存在数百年、特色鲜明、具有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古村落保护起来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奇美拉”之惑

古村落保护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首先是摸家底，其次是做规划、保护性修整，每个阶段都渴求着政策的倾斜、当地政府的重视；每个环节都意味着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之前通行的做法是将古村镇作为旅游资源，由投资人进行商业开发运作，激活资源自身的造血功能，但弊端也不小，因为按照商业规律改造时，会导致村落文化被肢解。在高峰论坛上，福建省龙岩市民协主席钟德彪说得很坦率：“古村落的自发保护，带有明显功利性和实用性，寄望于获取更多的回报，在这样的思维定势中，客观上形成一边保护一边破坏的尴尬局面，古村落遭受二次破坏难以避免。”

最著名的例子当属丽江。1996年震后重建的丽江古镇美丽宁静，洁净的青石板路、手工建造土木房舍、清澈的流水，使它成为小资的乐园，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这一模式是失败的，因为申遗成功后，住宿、餐饮、购物和休闲娱乐（酒吧、咖啡馆、书吧）等旅游商业迅猛涌入，老房子多为外地商人所占据，而土著纳西人日常的生活、生产以及自身文化都受到很大的损害。这一现象被称为“奇美拉”（Chimera）化，意指非自然的嵌合体。

罗杨说，城镇化是必然，但不能用一种发展形态取代另一种文明形态。古村落是文化传承的血脉、我们的精神家园。过去强调古建筑的完整性，在新一轮保护工作中，则要重视对古村落的内涵和活态文化，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中国民协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乔晓光认为，单一的旅游开发，大量村民迁出使管理变得容易，但提供的仅仅是饮食和自然景观，魂魄和祖先的牌位呢？单纯保护古村的躯壳没有意义，留住村民才是留住了古村落真正的灵魂，要让村民尊重和敬畏自己的文化，形成保护的自觉。

培田见闻

高峰论坛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考察了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古村。

培田据说源于元代，吴家祖先看破红尘，挈妇将雏至此隐居，繁衍五六代后才有人出来应举做官。全村都姓吴，成分高，土改时全村90多户，有30多户是地主富农，周围几省都有他们的土地。村里有30幢明清时期的高堂华屋，5处书院，千米长街，20多家店铺，格局清晰有序如同做过全面规划。鹅卵石巷道旁，两尺宽的水道川流不息。老人坐在巷子里聊天、妇人担着蔬菜走过、大婶抱着孙子晾晒东西、小姑娘驱赶着偷吃稻谷的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舒缓的节奏让人们的心顿时安静了许多。

最早这里垃圾柴草随意堆放，污水乱排，电线横七竖八，许多房子破败不堪。县里组织专家编制了保护规划和申报4A旅游区改造规划，说服农民清理杂物，不再养大牲畜，由村民选举代表成立“培田古民居保护与开发理事会”，2009年与冠豸山风景区管委会签订了《培田古村落保护开发和旅游资源经营权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40年，部分门票收入给村民分红，理顺了旅游管理部门、旅游资源业主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

官厅为运气逆天的吴纯熙所建，他一生挖到八窝窖藏，造起七座大屋。这座大屋后成了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住在这里的吴大爷让我们看祭祀牌位旁的柱子，原来的木柱被白蚁咬坏，现在用砖石替代，竟看不出痕迹。木匠师傅正在刨木头修理前厅木梁，是由公家出钱的。他家的面积大，每年红利能拿一两万呢。屋子坏了有人修，村里花钱请人保洁巷道。住在越来越好的古村里，大爷心情很好。

在吴家大院开旅社的吴明熙为我们一一指出古村落之妙：嵌了主人名字的“华屋万年”横额、门前下沉式半月形雨坪意味着财源滚滚而入、麻石铺的“街心”将巷道分成左右两半、外砖内木房屋结构可以很好防火……话语间，满是自豪。

古村落是谁的？

乔晓光在评点专家发言时指出，民众以自身生活是否改善来判断是否有必要传承过去的文明。要从农民的视角出发，考虑古村落是谁的？用什么机制、模式来保护？多做创造性探索，把城市的养老、休闲等功能放到农村来，发放小额贷款，吸引农民回到乡村。新农村建设能不能不搞大拆大建，尽量与古村落保护结合，吸取民居建筑中顺应当地气候、生态和自然材质的营建法式？这样，既可减轻城市的压力，还能让城里人享受到田园生活，重建人和自然的联系，同时保护好这中国文明复兴的最大秘密，最后的民族文化基因和物种。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原院长黄汉民说，认识不到古村落文明的价值，百姓得不到实惠，何谈文化自信、自觉和自尊？强制性保护只能是一时一地，村民必须是遗产的主人。

■史话

三世章嘉活佛与颐和园佛香阁

李德成

佛香阁是北京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也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建筑。清乾隆年间，根据乾隆旨意，由掌管京城藏传佛教事务的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活佛主持建造。

三世章嘉活佛生于甘肃凉州（今武威），雍正二年到北京，奉雍正帝之命从二世土观活佛学佛，还曾与四皇子（即后来的乾隆皇帝）同窗读书，学习汉、蒙、满等文字；雍正十二年，被清政府正式册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乾隆元年，被乾隆皇帝授予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之职，开始掌管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

乾隆十六年，正逢乾隆皇帝的母亲孝圣皇太后60大寿，乾隆皇帝为了给母亲祝寿，改北京西郊西湖为昆明湖，改瓮山为万寿山，并效法明成祖朱棣在江宁为母祝寿而建报恩寺的做法，在万寿山前明代圆静寺旧址上建造了大报恩延寿寺。

三世章嘉活佛遵照乾隆皇帝的命令，参与了建造大报恩延寿寺工程，并主持建造了寺内著名的佛香阁等建筑。据土观·洛桑却吉尼玛所著《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乾隆皇帝修建了一座三层佛堂，内塑一尊白伞盖佛母像，以作为社稷的保护神。章嘉国师亲自指导塑造，并举行了开光典礼。每遇节日由僧众举行献供仪轨。又在佛殿右面修建一座九层佛塔，建至第八层时，从天上落下一团火，烧毁了整个佛塔，以后在此废墟上修建了一座名为“大西天”的印度式佛堂，由章嘉国师举行了开光典礼。所谓“大西天”佛堂即是今日的佛香阁。

大报恩延寿寺建成后成为皇家宫室御用寺院，是清代北京著名的满族喇嘛寺院，被认为是清代皇家苑囿中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寺院建成之后，乾隆皇帝为了给母亲孝圣皇太后祝贺60大寿，在寺内举行了隆重的祝寿仪式，以后由满族包衣喇嘛驻锡。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侵略北京，大报恩延寿寺被侵略军放火焚烧，除砖石结构的众香界、智慧海以及铜亭子之外，其余建筑均被焚毁。光绪十二年慈禧太后重建，改大报恩延寿寺下半部分为排云殿建筑群，称排云殿，成为清末慈禧太后举行万寿典礼的地方。佛香阁依三世章嘉活佛设计的原样复建，阁高41米，兴建在20米的石造台基之上，八面三层四重檐，在我国木结构古建筑中，其高仅次于山西应县木塔。

颐和园佛香阁

作为皇室宫廷苑囿的御用寺院，大报恩延寿寺担负着为清王室诵经祈福的任务。据《大清会典》中的《中正殿雍和宫喇嘛念经定例四十一条》记载，每月初一和十五日，派雍和宫喇嘛15人，在寺内念诵《清净经》、《斗母经》等，光绪十八年寺院重建后，改在佛香阁和宝云亭内念诵；每月二十八日，派雍和宫喇嘛54人，在寺内念诵《无量寿佛经》；每年四月初八日，即浴佛节，派雍和宫喇嘛54人，在寺内念诵《无量寿佛经》。

三世章嘉活佛为佛香阁的建造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所主持建造的佛香阁，不仅成为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更成为汉、藏、蒙、满等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的见证和象征。

高士携鹤图　马　远

■拍场

马远罕见画作亮相秋拍市场

赖　睿

收藏界素有“一页宋纸，一两黄金”的说法。而宋画流传至今，绝大多数藏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藏于民间的凤毛麟角。在今年的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上，两幅出自“南宋四大家”马远笔下的画作——《松崖观瀑图》和《高士携鹤图》联袂登场，堪称今年京城艺术市场的一大亮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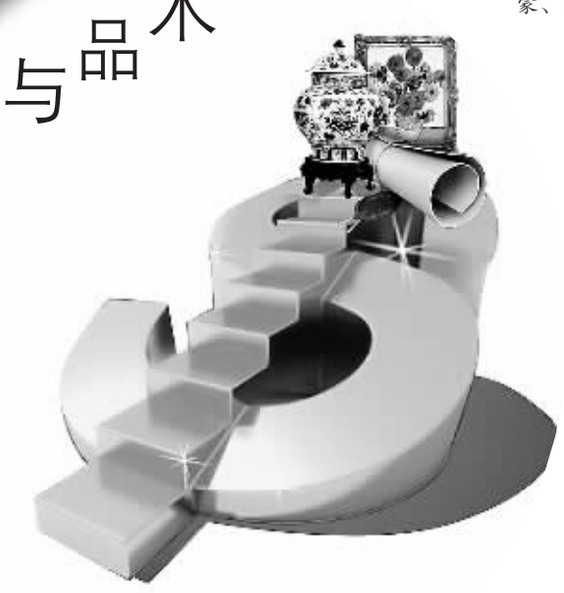
马远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盛誉，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在构图上，马远改变了五代、北宋以来的“全景式”，善于“以偏概全”、小中见大，只画一角或半边景物以表现广大空间，因此被称为“马一角”。品评者多称马远的画为“残山剩水”，赞誉他的独特画风。

保利秋拍推出的这两幅马远作品“半边”风韵犹存：《松崖观瀑图》中，一位高士酒后半卧在松下，人物情致生动，衣纹用笔简练，枯石嶙峋，松树枝条倒垂曲折，立体感极强；《高士携鹤图》则是马远“边角山水”的代表作，作品构图精巧，树木远山集中绘于左侧，近景高士与回望的白鹤款款相应，右侧的大量留白，给人以虚渺空灵之感。有学者考证，画面场景是西湖十景中的“柳浪”，内容则是林和靖“梅妻鹤子”的故事。相传林和靖为北宋初年的隐逸诗人，以植梅养鹤为乐，又因传说他终生未娶，因此有着“梅妻鹤子”的佳话。

据介绍，这两件作品都是“马远”款而非“臣马远”款，是马远在南宋画院供职之余的非职务创作，更加轻松随性，极为罕见。两件作品先被曾供职于上海海关古玩出口检查部的英国古玩商史德匿收藏，并与其他宋代圆光集成12开。此后，这些作品分别转入近代著名鉴藏家顾洛阜、王季迁之手，现大部分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这两件马远作品也曾在大都会展览过。

金融与艺术品联姻，期待『化学效应』

任甜甜



艺术品作为“美丽的资产”已经逐步成为高净值财富人群一个最重要的投资选项。如何在变幻莫测的艺术品市场中把握发展变化、进行科学的艺术品投资，已经成为艺术品收藏界关心的热点问题。

在日前“金融与文物艺术品投资高峰论坛”上，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忠义认为，中国艺术品市场现在处于收藏与投资并行的阶段，可谓空前繁荣。

据悉，东方国际拍卖公司早在2003年就以“金融与收藏”拍卖会的形式推动国内金融与收藏的联姻。在20世纪初，国外基金投资机构、银行等金融机构已展开对艺术品的追捧。中国民生银行在2007年推出艺术品投资计划等理财产品，投资于“中国当代书画板块”。2011年以来，天津文化艺术品交易所、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和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等或运营或筹建。

文化艺术品市场资深评论家赵瑜认为，艺术品与金融的联姻，有利于复兴历史文化，推进艺术品的大众化，进而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保护文物的意识。

然而，中国艺术品市场繁荣的背后是与西方成熟与发达的艺术品市场的巨大差距。在2011年，艺术品市场成交总额占国民总收入比例为0.18%；而在英国，该比例可达到1/3。同时，中国排名前100名的超级富豪，有计划地购买艺术品的比例不超过10%，但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超过60%。

在艺术品金融化这一领域，中国艺术品市场同时面临着艺术品投资市场公信力与权威性缺失的尴尬以及巨额金融资本急迫进入艺术品市场的现实。

艺术品金融化的趋势已在国内成为不言的事实。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艺术品金融化对于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艺术品市场是一个重要课题。艺术品金融化一旦走出瓶颈，找到科学合理的发展方向，则会预示着中国艺术品投资蓬勃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艺术品和金融的联姻，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仍然值得期待。

海外人士研讨中国传统节日的保护与弘扬

来自近20个国家、协助中国在海外开展“欢乐春节”活动的30多位友好人士日前汇聚广东省，参加“‘欢乐春节’与传统节日的保护与弘扬”高级研修班，他们将对“欢乐春节”活动如何焕发出更大的活力进行研讨并实地考察。

春节是中国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欢乐春节”活动是由中国文化部主导、在海外组织开展的公共文化外交活动。海外“欢乐春节”活动，以“春节”的文化内涵和传统习俗为基础，通过花车巡游、广场庙会、艺术表演、主题展览、民间工艺展示、中国影视展播演出等活动，为认同和崇尚“欢乐”、“和谐”与“共享”理念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奉上了传统节日盛宴，是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具体而生动的呈现。

此间，研修班对潮州和佛山两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技艺、仪式以及特定习俗等，以便使外方友好人士今后在海外继续协助中国举办“欢乐春节”活动时，能够更准确地传播春节文化的内涵与理念。研修班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主办。中方参会人员有文化部“欢乐春节”项目负责人和研究中国传统节日的专家学者。（朱　蕾）

神州